

◆ 周志文 主编
◆ 台湾学人散文丛书 ◆

三月曝书
林文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三月曝书

林文月 著

◆ 周志文 主编
◆ 台湾学人散文丛书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月曝书/林文月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台湾学人散文丛书/周志文主编)
ISBN 978 - 7 - 208 - 08285 - 4

I. 三… II. 林…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4355 号

责任编辑 马嘉恺
装帧设计 丁威静



三月曝书

林文月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75
插 页 2
字 数 182,528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8285 - 4 · I. 617
定 价 25.00 元

序一

“台湾学人散文丛书”总序

周志文

散文在中国文学中的源流既深，影响又广，完全是在西方文学家的意料之外。西方有散文，但在文学的比重上，一向甚轻。举例而言，由西方文学观念主导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最多的是小说，其次是诗，再其次是剧作，几乎没有靠散文得奖的。在中国则不然，中国传统把文类分成韵、散两类：韵文指广义的诗，而无韵的就是散文。散文几乎包罗万象，经史子集全是在它的范围。唐代韩愈提倡古文，是表示与当时的骈丽之风不同调，而明代中期之后所标举的“古文”，是与考试应制时所写的“时文”（即八股文）区隔，而古文指的是传统散文，都是熔铸经史、陶冶百家的。明清以来的古文选家都持这个看法，比如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林云铭的《古文析义》、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坊间最容易看到的《古文观止》等等。

从这个角度看，散文在中国不仅包罗广大，甚至是文学的主流。当然，传统的文学观念认为，“诗”是言志的，志比较个人化，所以诗中容许有自我意识；而“文”是载道的，道往往是由社会集体所形成，所以论文时多重重视文中所含的道理是否充足、是否客观，作者的个性反而较为淡薄。这使得中国传统对诗的态度较轻松，而对散文的态度则较严肃。

然而“五四”之后，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散文改变了熔经铸史的传统，从而向纯文学靠拢，变得更纯粹、更有艺术性——简言之，是所谓的散文“诗化”。这样的处理方式当然有所建树，它使得散文摆脱历史的纠葛，重新在文学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然而也有缺点，散文在无形中被窄化了，邯郸学步地跟随着诗的脚步——作为纯文学中的一个文类，其存在的意义都不禁令人怀疑了。

有人说“五四”以来的文学解放，是自明代晚期的文学中得到启发，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晚明文学有一特色是诗论发达，大部分有特色的文学见解是在诗的讨论中发展出来的，譬如公安派的主要文学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原是诗论。然而，晚明甚至整个明代像样的诗人很少，真正能够流传百世的诗作也不多，倒是晚明文人在散文革命上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把传统散文“载道”的观念扭转了回来。“五四”时期的文人强调晚明的“小品精神”，其实是有点弄错了，小品并不是指散文要轻薄短小，去表现“小处的美”。晚明文人搬出小品，其实是要与经邦济世的传统散文信仰相对抗，因为过分耽于大道，往往会丧失自我。所以，这种“小品精神”即自由创作的精神，强调自我意识与自我风格，与形式上的大小长短反而没有什么关系。

“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延续了晚明的精神，部分散文的“诗化”，其实可视为散文朝“言志”方向发展。然而散文并不等于诗，不论在其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比诗更宽广的空间，“言志”固然可以，“载道”亦无不可，不过“道”不再是以往集体认可的圣贤之道、治国平天下之道。“五四”之后的散文，如果仅以文学的范围来讨论，比以前有更大的创作和发挥空间。但事实上，中国的散文舞台看似热

闹，其实岑寂，在散文创作的质与量上反而无法与传统相提并论。

台湾的文学，基本上是承袭着中国传统文学的源流而来，但因海峡的阻隔，从上世纪中叶之后又逐渐发展成一种与大陆不太相同的文化与文学环境。台湾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传统的价值从未受到大的冲击，学校语文教育的古典部分占有相当大的分量，仍然使用传统汉字，并没有使用后造的简化字。其次，台湾为一海岛，与海外接触是生活中的必要。台湾人虽不抛弃传统，但通过与外界的频频接触与碰撞，在很多方面可能更加多元和开放，文学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尽管海峡两岸的文化与文学环境有差异，然而文学不见得都会依照一定的公式来发展，何况文学也没有公式。整体而言，近六十年来台湾社会虽有起伏，但起伏不大，也不险峻。对于文学创作而言，这样的环境不见得都值得庆幸，因为处在这种环境的人，比较缺乏惊涛骇浪式的生活经验，激荡不出昂扬愤激的生命力，因而也难以创造出开阖宏肆的有“伟大力”的作品。欧阳修就说过，“文必穷而后工”，生活上的跌宕有时反而是文学追求上的宝贵动力。

在这套“台湾学人散文丛书”中，我们邀请了几位台湾著名的散文家，挑选和整理了他们有代表性的作品，希望借由这套丛书，让大陆读者来了解台湾的散文。为什么这丛书上面冠以“学人”一词呢？这是为了有别于一般的文学散文家。这批“学人”散文家，他们在文学创作之外还有另外的学术本业，或者在他们的散文作品中透露出更多的知识分子的关怀。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的关怀不见得只放在“经邦济世”上面，在如今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中，他们的关怀也是多方面的。这套丛书挑选的“学人”中间，极少数出身于中国传统文学，但大部分

不是，比如有研究外文的专家，有历史学者，有建筑家，还有研究环境科学的科学家……他们的文字都好，创作也丰，在台湾都被视为重要的散文作家，而且可能比一般的文学散文家更具有文化意识和终极关怀。他们的作品往往会更多地引用典故，乃至最前沿的知识，所以更容易反映台湾社会的多元状况。

当然，文学有自己的生命，文学不见得为其他事物而存在。透过文学来了解社会当然可以，但文学的目的似乎远不止如此。文学不只是被动地反映社会，有时候，文学更影响了社会，左右了社会的价值，甚至于自己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

我们期望这套丛书的顺利问世，一方面使得台湾的文学作品有机会让更多的大陆读者读到；另一方面，也使得海峡两岸的当代文学彼此激荡，生生不息。

二〇〇八年戊子春日 周志文谨序于台北市诏安街永昌里

序二

林文月散文的特色与文学史意义

何寄澎

林先生有三种文笔，一是学术论著，二是散文创作，三是日本古典文学的翻译。虽然林先生早期曾写过小说，但其创作主要在散文，因此可说是位纯粹的散文作家。

我想从散文史的意义看林先生的作品与价值，因此采下列方式说明：第一部分是分析其作品的特质；第二部分是分析林先生在散文史上的意义。

首先要谈的是作品的思想性。而谈到作品的思想性，必须以前期作品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

有关“思想性”，殆有两点可言：第一点是林先生认为生命本质是如真似幻的。

对于生命的感悟，林先生觉得似真实幻，似幻实真。生命其实充满了虚幻，但虚幻又不真的只是虚幻，它确实会留下痕迹，因此它在本质上还是真实。在此，《遥远》、《步过天城隧道》、《翡冷翠在下雨》等，可为好例。《遥远》描写的是“若有似无”、“若无还有”的冥想境界。这种隐约蒙眬、似真如幻的感觉与体悟，不断出现在林先生的早期作品中，故当其步过天城隧道时，脑中翻涌出现的是川端康成和松本清张笔下的人物，在走过的过程中，不断用时空交错的手法，揣想小说

中少男当时的心情，孰料走完后，回头一看，隧道上方竟写的是“新天城隧道”。换言之，作者方才“认真”的怀想，霎时都成虚幻，然而那两千余步走过来却又是确确实实的经验，绝非虚幻。而当林先生走过翡冷翠的街道，透过现代橱窗看到古典的建筑，其实仿佛走在时光隧道里；她最后看看手上的表——台北的时间：一点半。作者借这样的描写使读者产生今昔交错、时空互换的如真似幻之感。类似例子，颇可见于《午后书房》之前的作品。林先生是透过她生命中大大小小的事物，不断地提出“生命仿佛是虚幻却又确实存在”这个感悟。当感觉虚幻时，可能怅然若失，但生命却毕竟需要积极面对。因此林先生的情调像陶渊明，最后的抉择、体悟却像苏东坡，因为东坡常说人生如梦，但东坡也因体会到人生如梦，乃从消极转生积极，认为既是一场梦便要把梦做好。

第二点，是林先生表露的民胞物与的襟怀。

民胞物与的襟怀可在《午后书房》及其之前作品中见到多例。例如《在喀刺蚩机场》一文，林先生精细地描写机场工人擦拭扶梯的情景，表现出人都是高贵而有尊严的。《意奥边界一瞥》写她坐巴士过边境时，看到一幕场景：一年轻女子开车要过边界，拿出的不是护照而是巧克力，海关的警察迟疑后收下让女子通过。过了数十分钟，警察交班，林先生看到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骑个脚踏车过来，原来是这个警察的女儿，做爸爸的便拿出巧克力给他的女儿。林先生在这里极甜美温馨地写下世间人情的和谐美好。《苍蝇与我》一文，则写有一个奇妙（似偶然而必然）的晚上，家人都不在（平常绝少如此），只有林先生一人在家。晚餐时打不到的一只苍蝇又出现在书房，如常地搓着手脚，不知危机将

近，林先生突然打不下去。第二天早晨进入书房看到一只翻身的苍蝇躺在书桌上，忽然有一种只有自己才明白的孤寂之感袭上心头。在文中，林先生表现出她与物之间的互通，带有谁是朋友，谁又是敌人的哲学性。那晚家人都不在，陪伴孤独的她的只有那只苍蝇；在巧妙的机缘里，是敌人的苍蝇成为伴侣，所以才会说只有自己知道的孤寂感——这就是民胞物与的感受。

补充一点，林先生因为所有的作品都是用反复铺陈、推敲的方式书写，所以记叙性格很浓，换言之，这些表达她思想性的作品同时也有记叙性，而其记叙性的作品中却又可以见其抒情性。

抒情性是林先生第二阶段作品中非常重要的特质——此即缅怀伤逝。熟悉中国古典文学的人都知道，“伤逝”是古典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针对林先生的作品言之，《交谈》以后的作品，生命似真似幻的情调、民胞物与的情怀几乎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缅怀伤逝。《交谈》这本书中的文章，如《幻化人生》、《台北车站的最后一瞥》、《欢愁岁月》、《过年的心情》、《再会》等，从题目至内容皆可以看出，早期的似真如幻的情调在此时还出现。但在《作品》一书中就有多篇写她的长辈，如：父亲、舅舅、台静农先生、郑百因先生等。而《迷园》一文则写她在上海的儿时回忆，写那样一个僻处巷堂底，充满神秘的园子。那座令她迷惘、好奇又恐惧的园子，反射了作者对未知世界充满探索的童稚心灵。事实上，整本《作品》充满缅怀伤逝的情调，笔触与前期也不同。前期表现思想性的作品，笔法是非常经营的，而构思、文笔相对于现代散文的美学风格来讲，偏属平淡朴实；但到了《交谈》以后的作品，风格变得浓稠、华丽、奇诡，例如《作品》一书中，《作品》写一个梦境，

一个青年掘地、铺柏油、作画的过程，风格既后设，又如庄生寓言，更宛如中晚唐诗，这是她作品中从未有的，主题、文笔都有了明显的转变。这种转变，我想可能与年岁有关，《交谈》一书成于五十岁以后，人过中年，哀乐皆有，身旁的人离逝多于存在，故积极的生命情调转为感伤，甜美的感觉亦不复存在且有了萧瑟之感。

基本上，林先生由于一贯使用反复铺陈的叙写方式，所以记叙性的浓厚是非常明显的。杨牧先生编《中国近代散文选》时，将散文分为七类，记叙是其中之一；而林先生被杨氏归为白马湖风格（夏丏尊为开山始祖）一类，可见其作品的记叙性为识者所共认。

但林先生作品中仍有与前述思想性、抒情性比重不同，而确有鲜明记叙性格者——《拟古》、《饮膳札记》。《饮膳札记》诸篇，对各种佳肴美馔的描写，莫不自材料选择、细节处理、烹饪方式、辅助器具，乃至特殊心得，条分缕析，极为详尽细腻，堪称一本精细的食谱，记叙性浓厚；《拟古》中《江湾路忆往》拟《呼兰河传》，文长万余字，对自己童年在上海所居住的空间，几以搜罗靡遗的态度细细追述；《平泉伽蓝记》、《罗斯堡教堂》拟《洛阳伽蓝记》综汇史、地材料，穿插典籍记载，既如史乘，又似地理志，惟文笔前者古雅，后者清新，正衬托东、西方建筑之不同美感、不同气韵；《散文六则》各篇亦差近似之。

要注意的是，林先生的作品早期充满思想性，后期却充满抒情性，最后又有记叙性，但记叙并非僵固呆板之记叙，乃在记叙之笔中蕴含无限思感，如《饮膳札记》便是以记叙为本，出之以抒情，仍是缅怀伤逝的另一种反映——借由食物怀念有关的人与事。

有关林先生作品在现代散文史上的意义，殆可就以下四点观之，它

们包含了：题材的新变、体式的突破、风格的塑造以及风气的先导等。

首先，我要强调，林先生作品在散文史上的意义，无一不扣回前述其作品的特质。平实来说，在古典或现代散文整个传统中，林先生的思想性并没有特别深厚之处，然而她众多作品所表现出对如真似幻的生命体悟及民胞物与的情怀，现代散文作者中却没有第二人如此。再者，缅怀伤逝在古典文学中是重要主题，但却不是现代散文的重要主题，就五十年来的台湾散文来看，惟一的回忆文学典型似乎是琦君，但林先生《交谈》以后的作品显然树立了另一种典型，且较琦君来得深厚。由于透过人、事、物及写作体裁、手法的改变来书写，因此就“回忆文学”而言，林先生与琦君可谓相互辉映，且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杨牧先生曾经说：“现代散文务求文体模式的突破，这是我的信念。”“突破”一词，包含文类的跨越、写作策略的改变等。杨牧鲜明地讲出他的理论，并以实际创作证明之。林先生则从来没有提过理论，但她在散文体式的突破与创新上的成就却是斐然可观。例如《饮膳札记》里回忆的情调、对象并非单一化，全书是食谱与回忆文学的综合体；又如“拟古”在中国传统文学当中，是写作者相当重要的写作策略，且有其相承之脉络。西晋太康陆机有《拟古十四首》，其拟古的对象为《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是魏晋以下诗人的典范，陆机以下有陶渊明、谢灵运、鲍照、江淹等的拟古诗，这样的拟古已非单纯而自有美学意义在其中——即他们借由模拟典型创出新的典型。但其中困难之处乃在：若与拟古无关则称不上拟古，若与拟古关涉太深则谈不上创新，所以此间的拿捏便是作者要呕心沥血推敲之处。散文中，仅有林先生有拟古的创作散文——《拟古》一书，此外别无他人，故可说开创了一种写作方

式。从林先生的拟作来看，她由拟古锻炼出一种新的文笔，其中华美厚重的文笔是《拟古》之前所未有的，此为吸收拟古对象的优点加以自己风华而成。

之前所谈林先生的思想性作品，其中有百分之七八十来自她的旅行经验。这些行旅作品，不重景物雕镂，毋宁着重呈现其所思、所感，既质实又波澜，既平易又深邃，大异往昔记游体貌；既与晚近旅行散文相较，亦旨趣夔绝——盖林先生所作不仅“一我”，尤多人性、人情；乃“小我”、“大我”之不断关涉；晚近后起之作则多以“自我”为主体，呈现特异“独白”格调。以今视昔，近十年来旅行散文大行其道，林先生的成绩不可弃而不谈，就文学史的发展而言，不仅展现她个人与其前、其后不同之格调，殆亦可谓风气之先导。

林先生基本上已形成自成一家的写作风格——即一贯的铺陈反复、细腻翔实、严谨经营。她的写作如其为人之精致，并如实呈现她的体悟感怀。我个人认为，除去个人的才性外，林先生的写作渊源有二，一是与古典学术涵养有关，林先生研究的是六朝文学，而六朝文学即是繁褥精致而漂亮的，她作品的渊源当来自太康文学一系；二是日本文学，日本文学的表现，基本上是反复铺陈、巨细靡遗。这两点应是影响林先生散文写作的最重要之关键。至于林先生作品的整体美学风度，我以为“似质而自有膏腴，似朴而自有华采”二语殆可概略形容。

最后，要强调的是，林先生虽已突破了现代散文的体式，但仍是散文的“正统”，也仍是近年来逐渐少见的“纯散文”——这一点非常值得后起之秀深思体会。

（注：序作者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

目录

- 3 | 序一 “台湾学人散文丛书”总序/周志文
- 7 | 序二 林文月散文的特色与文学史意义/何寄澎

- 1 | 记忆中的一月书店
- 6 | 三月曝书
- 13 | 午后书房
- 19 | 阳光下读诗
- 25 | 一本书
- 30 | 往事
- 40 | 迷园
- 47 | 从温州街到温州街
- 55 | 在台大的日子
- 65 | 读中文系的人
- 71 | 我的三种文笔
- 82 | 消失在长廊尽处——追忆朱立民先生
- 87 | 怕羞的学者——James Robert Hightower 印象记
- 93 | J
- 104 | A
- 121 | H
- 139 | 一位医生的死
- 145 | 父亲
- 148 | 白发与脐带

- 152 | 窗外
- 159 | 翡冷翠在下雨
- 163 | 意奥边界一瞥
- 167 | 步过天城隧道
- 175 | 白夜——阿拉斯加印象
- 179 | 遥远
- 182 | 苍蝇与我
- 187 | 脸（外一章）
- 193 | 佛跳墙
- 198 | 炒米粉
- 204 | 烤乌鱼子
- 209 | 芋泥
- 214 | 秋阳似酒风已寒
- 220 | 饮酒及与饮酒相关的记忆
- 230 | 后记 散文的经营/林文月

记忆中的一片书店

有时候我觉得疑惑不解，人的一生之中，到底是因为受到一些人的影响或一些事的启示而使他奋发上进，乃至成为不朽的伟人呢，抑或是因为这个人物已为众人所瞩目，故而他所遭遇的人与事就要变成众口传颂的故事？例如孟母三迁的故事，究竟是因为孟轲有一位贤惠母亲，致影响其一生，奠定孟夫子日后不朽的人格与著述的基础呢，还是因为孟子的著述人格，而使他幼年时期的故事为人所乐道？华盛顿与樱桃树的故事，何尝不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如果那个诚实的男孩子后来没有成为美国总统，他的父亲，那棵樱桃树，和那把斧头之间的故事竟会传遍全世界吗？又如曹冲称象、牛顿观察苹果落地，以及阿基米德浴池中的发现等等，其实都是看来极平凡的事情，却变成了人类历史上轰动伟大的故事。苹果随时随处都在掉落，载物重则船沉，池满则水溢，这些寻常的现象，倘非发生在不平凡的人物身上，又如何能成为惊天动地的道理根源呢？然则毋宁说：许多事件都是借不平凡的人物而在历史上大放光明了。

可是，一个平凡的人在其一生当中，会不会也有一些人物或事件影响他，刺激他，给他启示呢？我想或多或少是有可能的。只不过因为那

些故事的主角本身平凡无奇，所以许多的人与事便也在历史的洪流中悄悄湮没失传罢了。回顾我的过去，竟觉得没有一个人或一件事是印象深刻，令我毕生难忘的。有时便不免自嘲，这或即是自己平平凡凡一事无成的原因吧。不过，这样说，倒也并非意味在过去的日子里竟一无记忆可追寻；零零星星的小事情居然也点缀着生命的五线谱，经常在我不小心回头的时候，便会听见叮当作响，只是那些声音微弱得只有自己听得到。也许，我现在就把其中的一点流放出来吧。

我幼年时居住在上海闸北的日本租界。小学一年级按学区被分派入日本官方主办的“第一国民学校”。我的家在江湾路，正当虹口公园游泳池对面。每天上学，须先跨过家门前的——条窄窄的铁路，然后沿着虹口公园走，继续走下去便是整洁的北四川路了。马路当中是有轨电车的总站地段，人行道则由方块的石板铺成。这段路是我最喜爱的，我很少规规矩矩走完这段路，不管是一个人走或有同伴，总是顺着那石板跳行，有时也踢石子跳移。夏天，高大的梧桐树遮蔽了半条街；秋天，则常有落叶追赶在脚步后。

在这一条北四川路的中心点，比较靠近学校那边，有一排二层楼洋房。前面一段是果菜市场 and 杂货店一类的店面，母亲有时也到那里去购物；那后段却是我喜欢去的地方，有一家文具店和一间书店。早晨去上学时，因为赶时间，又由于时间太早，店门总是锁着，所以我只能从那沿街的大玻璃窗望进去。夏季里，常常都会碰到朝阳晃朗反射耀目，不太容易看到店内的景象；冬季里，则又往往因窗上结冰霜，故只见白茫茫的一片，有时禁不住会用戴手套的指头在那薄冰上面随便划一道线，或涂抹几个字甚么的，心想放学时一定要进去。